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六十一回 萬輝回家盤柳氏 呂昆忘義負前盟

詞曰：炎炎使勢心方快，凡是忠良多受害。不從心願便招災，正是民間風俗壞。愁鎖春山橫翠黛，何須視之如草芥？恨來誰望此身存？卻喜芳名留得在。

按下閒詞。

話表面來了一位英雄，就是當日在南凹小桃園打侯韜家人的萬傲，柳卿雲和呂昆曾贈他銀子。今日在門外聽得柳氏道姓通名，喊聲不止，這英雄：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將門一腿打下，闖入院中。只見卿雲捆縛牢拴，近前解了繩索，將自己身上衣服脫下，裹在柳卿雲身上，背上肩膊，口中罵言不絕，如飛而去。韓媽兒連連著人追趕，那裡敢近他身？又不知他的來歷，意欲稟官追究，猶恐惹出禍來。只得歎了一口氣，悄悄的將這件事冷淡下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表萬傲將柳卿雲背至家下，叫他嫂嫂戚氏連忙取了衣服，與柳卿雲穿好；說明當日受他恩惠的緣故。戚氏卻也是個賢惠的人，留他住在家下，猶如姊妹相同。萬傲本是習武之人，將柳氏交與他的嫂嫂看管，依然在外面南去北來，干他的本等了。

一日，他兄長歸家，見有個外來的婦人，忙問妻兒：「這人是誰？那裡來的？」戚氏就將二叔的原故說知，萬輝並無外念。每日只見柳氏：

雙眉緊鎖含悲淚，面帶憂容暗裡睡。

萬輝問道：「恩人何故悲啼？若有什麼心事，說與我知道，或者代你出得一臂之力，也未可定。」柳卿雲即將呂昆的話大略說了一遍。萬輝道：「此事不待細言，我也盡知，想是當日在蘇州時，恩人與他兩下私定終身，只說圖個從良之策，卻是有的。據我看來，青樓楚館原是往來雜沓之地，不過一時戲玩之情；近來的時世，能有幾個有始有終人？大都是無非嘴上工夫，說得天花亂墜，釣譽沽名，騙的人心腸痛熱，希圖來往。獨不聞古語道：

天下交遊皆好友，知心能有幾多人？

據我看來，只怕當日受了他的騙了。」柳卿雲道：「那時指日為盟，願同生死。我曾以玉燕贈他，蒙彼還贈金釵一股；誓訂絲蘿，永無更易。」

萬輝聽得這句話，仔細一想：若論婚姻，原以聘定為準；既兩下都有換手，出自情願，何得顧之不理？其中必有原故。忙向柳卿雲道：「聞得此人已中新科鼎甲，現為翰林院侍讀，目下贅親在談府上，離此不過十餘里。既與恩人有約，何不前去一會？好歹便知。」柳卿雲道：「京師地面，路又廣，人又生，豈能前往？」萬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自〔有〕主意。恩人在蘇州相贈舍弟之情，萬輝自當感報。」隨命妻子戚氏取了服色與他更換，僱了一頂小轎，請柳卿雲乘坐；萬輝跟隨，一同前去。一直來到南城。

將抵談府門首，萬輝〔命〕抬轎的人將轎子歇在一邊，先至談府門首。只見門樓內有許多的人在那裡談閒，萬輝上前擎拳拱手，望著談府眾人道：「列位請了！相煩通報一聲，外面有呂老爺的前夫人柳氏到了。」這萬輝生平以來不肯下氣與人，今日為著兄弟的恩人，也是出於無奈，故爾望著家人拱手。眾人細想：「我們姑老爺那裡有什麼前夫人？只有老爺的外甥女兒安小姐，前番有他的家人報導，在於山東登州，被強人劫去，除此並無他人。今日來了個前夫人，到是一件奇事。」管門的到了門外一看，果然有頂小轎歇在門首，只得進去通報談翰林與呂昆。

他翁婿正在那裡談心，見有人來報：「呂姑老爺的前夫人柳氏到了。」呂昆一聽，心下著驚道：「我那裡有什麼前夫人柳氏？胡言亂道，滿口歧語。」翰林談老爺道：「賢婿不必這等光景。想是在秦樓楚館，與甚妓者戲言，今日你做個官，故爾到此相認。都是少年人有得的事，何須著驚？況且那個煙花之事，無非偶爾倖得，只是一個不理他便了。」呂昆心下細想：柳卿雲來了，在岳父面前那裡敢認？只得硬著心腸回道：「不認得此人，教他不必在此纏繞。」家人們出來回說，柳卿雲欲撞死談府門前。萬輝無（何）奈，將卿雲拉入轎中，抬回家內。

卿雲道：「雖荷推愛，豈有久累之理？惟有一死而已。但是一無所有。拜懇（肯）恩人見憐，於奴施捨一口棺木。」有詩為證：

念我背井離鄉女，有是深閨夢裡人。

萬輝夫婦聽得，愈加可憐，再四相勸，飲食不進。直至晚間，復勸用夜膳，柳卿雲無法，吃了半碗。只是啼哭，停一回，復大聲的哭。柳卿雲在西首房中，兩下對著房門，〔房〕中萬輝聽不耐煩，只得相勸，那裡肯聽？柳卿雲啼啼哭哭，外面已是二鼓，一人在房內，對著一盞孤燈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呂昆，你今日身登科第，另擇侯門，可謂負心已極！我柳卿雲雖係楚館女流，實非尋常可比。若早些回絕，使我早些死心，尋條絕路，何必害得我這等光景？」

萬輝夫婦被他鬧到三更，何曾得睡？命戚氏復至內室，將柳卿雲請在外面商議：「若論恩人傷心，卻也怪不得。然傷心也無益，須定一計較，務必要相認才好。若要他相認，必須當官告他，若不去告，他不肯死心。」卿雲道：「多蒙恩人指點！這忘恩無義，奈何他官居翰苑，難以相敵。」萬輝冷笑了幾聲：「恩人此言差矣！自古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何在他一個翰林前程？

任他人心真似鐵，怎如官法卻為爐。

不若代你寫下一紙御狀，等待天明五鼓，前去叩闕。不知意下如何？」柳卿雲一聽，千謝萬謝。萬輝取了文房四寶，添一添燈花，思想了一會，磨得墨濃，添得筆飽，連連寫就，遞與柳卿雲。柳卿雲接來一看，卻也利害。事到其間，也不能顧得首領了，忙把狀子收下。萬輝道：「事雖如此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捨得自己，才贏得他人。皇上午門外有一座冤鼓樓。樓下有多少御林軍把守，你卻不可害怕。自古道：理直氣壯，詞窮理虧。看人的來意虛實。還有釘板等，盡設在午門，須要小心。」三人談至四更，柳卿雲進房收拾，將頭青絲紮得緊緊的，插了多少繡花針在頭髮上，外加一方烏綾手帕，紮在頭上。身穿布衫布裙，腰裡插一柄刺刀，將御狀收在身旁。

收拾已畢，方交五鼓。戚氏準備茶飯與他，些微吃了些，萬輝也用了些兒，命戚氏收過一邊。看一看東方發白，海曙將明，望著柳卿雲道：「本待叫一頂小轎送你前去，何奈天色尚早，無處顧轎，只可步行了罷。」開了大門，命他妻子看守門戶。正是：

為人不下行兇手，焉得驪龍頰底珠？